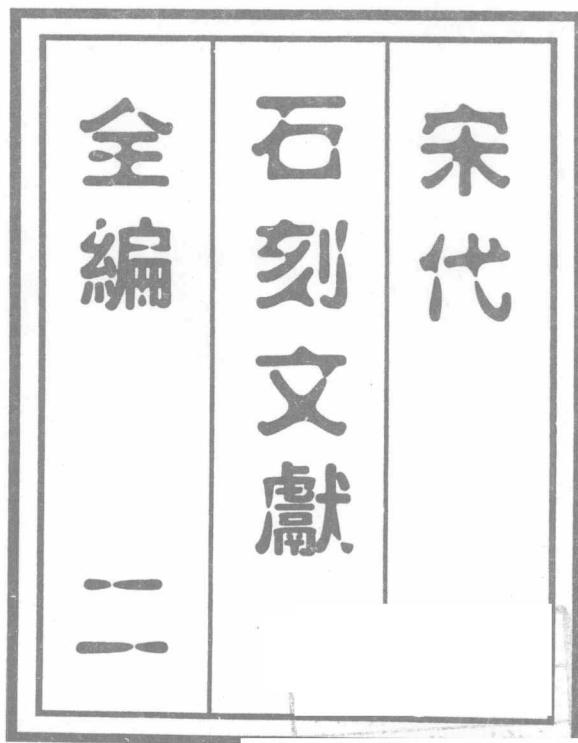


北京圖書出版社出版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



北京圖書出版社出版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

山左家墓遺文

上虞 羅振玉 校錄

宋

蔡元卿墓誌

高二尺六寸一分廣二尺六寸
九分二十五行行三十字正書

宋故贈大理寺丞蔡公墓誌銘并序

將仕郎前守濮州范縣主簿劉槩撰

鄉貢進士張擇賓書

公諱元卿字長叔其先洛陽人

王考諱綰萊州膠水

令在任九年終子孫挽柩將歸百姓號呼遮留不果歸遂

家焉 皇考諱隣清節苦學為遠近稱惜乎潦倒鄉社

不登仕祿

公兄子文忠公踐兩府 推澤

德故膠水贈太保

公齋釋便異精

山左家墓遺文

羅氏自刊本

彩四出虎散牙爪龍拔頭角及乎成長聰悟絕倫始治尚
書終成辭人筆掠于深思鉤于微恥若兒女雕言篆語嘗
謂所親曰學不師古可謂學乎文不貴道可謂文乎里巷
中名進士者皆不足與議南走洪井華林之山群居百人
公秀其間 公之文不作則已作則唐突造化穿
漏古今上仁下義內教外化風皮雪骨白樹矛戟施于有
政以利 國家可以扶 帝而唐輔 帝而虞徐
人鄭宏切磋同方五年乃歸舉吼東國劉楊唱惑章句成
妖曲舉非人 公試不利事與時闇命也奈何尋丁
先君之憂三年終制因不復以世務帶懷著書滿篋事
亦功業外舅駕曹外郎王允已知宣化軍來召 公往
王去因留軍南營墅以居家貧豪俠率錢五十萬添澤為
本以射餘利 公謝之曰以道自處貧不當辟非禮而

貪聖人不許竟不受。公娶王氏女為夫人事舅姑孝生女一人四男。公以天禧二年四月十八日終於章紀之里第享年四十七。夫人後公而終享年四十。七女未笄而卒。喪寢宣用文忠公牘俱有官喪為乾寧軍乾寧縣主簿後公十年卒。稟力學錄中進士官歷監察御史。公以子貴贈大理寺丞。夫人贈榮陽縣太君稟後公二十年卒。宣交皆大理寺丞今舉與太夫人葬于青州益都縣永固村東鄧原禮也。縣公之子交有契見託斯文宜銘之銘曰古今令人可悲者君子有其才而無其位千秋萬歲後人有過公墓下感激而哭。公曰賢哉賢哉聲嗚嗚。淚浪者未必無也。

蘇文思墓誌

高廣各二尺六寸大分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末二行字數不等正書蓋題宋故蘇君墓誌篆書并序

宋故蘇君墓誌銘并序

廣文館進士王沂撰

君諱文思字子深青州益都縣人自祖及父晦迹匿光不苟合於時惟積善於家以務農桑為業優游自放養氣順道無仕進之意也。君性敏沉厚識量恢廓自幼讀書聰達於人及長不能占丁在籍遂弃學業充在府司為公吏數年間善通法律書算尤高同等莫能及出入府庭趨侍左右莫不鞠躬謹慎翼翼無怠至如外臺勘劾多選君去後為孔目官擢在安撫司庶事多能辯證疑難氣壓羣衆有聲九州會。翰林侍讀唐公判府持越數名選為御院然居吏者感檄不獲而去例遷教練轉至左都押衙於熙寧四年八月四日不沉痼服藥忽卒於寢享年六十

二
君先娶馮氏生一男早亡續娶劉氏述本儒家誕惟二女幼而鍾愛及長成不欲出聘恥與同等為親遂結爵祿之家即召其婿長適尚書學究張惟新次適進士賀立皆衣冠慶門道藝之士有外甥五男曰彭年曰延年曰永年曰大年曰皓年皆俊秀而就學向有所成以光君之後也。以承君之素志無玷於家以熙寧四年辛亥歲十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將相鄉石妻村崇勳里。君十六在官府至左都押衙四十七年無嘗見責善候石意未嘗苟食財賄畜積在家不啻產業遠大之見脫殊於衆當今未之有也可謂善行矣於法宜銘銘曰能聲播越宣華祖考既葬之後以安以保百福是臻以鳴遠道

子壻張惟新書進士劉埴篆蓋

山左宋文思
高二尺九寸廣存二尺二十前約缺數行存十七行行二十四字不等正書

劉四郎墓誌

山左宋文思
高一尺四寸七分廣一尺
廿五字正書蓋題宋故劉君墓誌篆書并序

青州南大雲界鋟刻大郎男四郎墓一所元豐四年七月十二日

邵君墓誌

高二尺九寸廣存二尺二十前約缺數行存十七行行二十四字不等正書

先君情節尙下同事義不得辭謹○曾祖德譚祖缺家甚貧窶稍長從學勤缺沙河尉蔡州新息主簿嘉州缺錄事參軍治獄本於仁恕不希意苟合懷缺者欲寘之劇法君得其情力爭於上獄成缺人皆知其不寃再用舉者改睦州壽昌令其為邑猶治獄以□□為心至強梗悍頑痛鋤治之無分毫貸民以是便之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終於縣之正寢享年五十七邑人思

之無不為之臨哭及

君之招行□有麻服輦號送

之出境不忍回者其得民心如此

君初□□氏生

男即子正也今為河中府觀察推官再娶丁氏生女適進

士張規蚤卒十以九祐八年七月十四日葬于北海縣北房

村之原謹為銘曰

力學以專經

出身以從仕

進若有待曷云其已

福善之報

或難于始

要終必亨

亦既有所

卜兆允臧

往即□止

傳之後人

銘以昭美

仇公著墓誌

高二尺零五分廣二尺九寸七
分十八行行三十字正書

宋故定州觀察判官仇府君墓誌銘

丞議郎簽事定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雲騎尉借绯柳子文撰

朝請大夫試將作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同老書

山左宋制四郎碑考

宣德郎試大理司直晁端德纂蓋

府君姓仇氏諱公著字晦之與予同在中山幕府每以老成惇重而誠敬之豈弟簡易而心好之見其喜蓄翰墨而不矜文藝練達政事而不急功名若起寒素而不道閑閑久淹州縣而不求論著數以是叩之笑而不我告也一日暴疾卒予赴位哭其孤請銘以壽不朽予因得其世次之詳

君之先滄州人曾祖諱華任尚書駕部員外郎

為青州牧終而家焉後贈工部侍郎祖諱永任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諒任國子監丞累世皆列于朝王文安公

君姑之子也文安公由進士第一參預大政為

宋名臣封其姓為徐國太夫人而報其外族者甚渥嘉祐三年文安薨于位遺奏補

君為太廟齋郎君少

往來文安家又因其任宜得貴□而從宦四十許年乃止

於是然後知

君為能安於命不以顛躡蹭蹬為慊也

君歷官德州德平縣主簿秀州海鹽縣尉廣州司理

端潮筠三州軍事推官遷天平軍節度推官監楚州鹽稅

以課增羨循為定州觀察判官在廣與潮皆能出力治其

同事之喪厚贍其幼稚使脫於瘴癟廣帥賢而薦之潮人

德而思之其在楚也使者欲薦

適得改官其在定也余便司嘗使按所入粟治其官吏之不職若將加罪焉

君覆護保全竟賴以免此皆常人之所難而

君優為之終以不得志而無所大施設故隨地以自見所至號稱長者

君以詔聖三年四月初四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其墓以是年十月

酉日其墓在青州永固鄉雲門里

子男一人念女二人長適進士劉愈季居室予以僚友之

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昔在漢覽赫奕循吏徙家于青宜其□裔

州牧郎星佐我聖廿問我諸姑□□教子

胡不相君我禄我仕用嗇於材譽勝於里

惟壽與官匪天孰桓岸谷有遷斯銘以識

蘇挺祖刊

邵公輔墓誌

高廣各二尺六寸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正書蓋題宋故泗州軍事判官邵君墓銘篆書

宋故泗州軍事判官邵君墓銘

通仕郎前充濱州州學教授董詢撰

從事郎知河南府澠池縣事王琪書

君諱公輔字子正濰州北海縣人幼警敏日誦書累百千

言里人王履常搢紳先生也見而奇之謂為神童熙寧六年舉九經一上中第於時獨為妙齡鄉人異之初任將仕郎守棣州狀次尉坐不獲賊去官調徐州司法參軍以父憂不赴既終喪復調淮陽軍司法參軍到官未逾年又以母憂歸憂除任岷州司法參軍以所該賞格及試法累循兩資為河中府觀察推官紹聖三年授權泗州軍事判官五年四月既交局寢疾以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官舍州遣吏護喪歸享年四十有六曾祖諱簡祖諱宗皆不仕父諱冲任睦州壽昌縣令母夫
山左宋邵公輔

人王氏生君三歲而卒君初娶丁氏次娶王氏即履常朝奉王公之第三女也又娶王氏張氏溫氏君之沒也溫氏奔於父兄不克守其志君有子男一人奕尚幼女一人適鄉貢進士王敦詩實前王夫人所生也君為性寬和厚重樂易而有守不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始君尉狀次實獲其賊上官扶他事雅中君恬然自若不復辯人宏其量而不以為辱也既歸詣京師求試刑法官當循資士皆以謂君且顯矣而以未有考不即推恩不特如此復繼之以父憂又三年吏部以君權刑部詳覆官士皆以謂君得試其所長矣而席未及溫正使官已至不特如此復繼之以母憂此見君有韞於中而不得其施也後君至岷州安撫种以故地新復屬刑威立風聲君則議法必以恕其在河中歷事太守資政殿學士蒲公秘閣校理游公咸見器重每軍府事無巨細口君參決然後下此見君雖有所施而不盡其材也嗚呼天之於斯人也與之以其材者或不與之以時與之以其時者或不與之以年君能幼知嗜學及冠而

取高第矣而齟齬憂患之口仍非有其材而無其時者乎君嘗脫於憂患為當世人所知矣而未及半生以卒非有其時而無其年者乎雖然以君之不有其時者考之則天與君以時者可知已君之不有其年者考之則天與君以年者可知已君何憾焉初君於元祐中遷曾祖而下三世改葬于北海縣北房村之原時已先卜其宅兆矣故今以崇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葬君於先塋之次而四夫人祔焉君之壻王敦詩於余甥也君葬有日狀君行實之略以請銘於余義不得辭謹為銘曰

猗歟邵君

惟士之英

性通而悟

識敏而明

邊笥之口

森乎九經

鄭鼎之光

昭茲五刑

杜固難矣

乃屯其亭

時則可矣

而奪之齡

君亦無憾

於赫厥聲

死而不朽

永矣斯銘

郭景脩墓誌

七十五尺八寸七分廣五尺七寸
七十九行行七分廣五尺七寸
正書

宋故降授西上閭門使新就差知鎮戎軍事兼管內勸農使兼管勾涇原路沿邊安撫司公事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騎都尉郭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涇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兼給地牧馬騎都尉借紫王允中撰

朝奉大夫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上柱國賜绯魚袋趙令高書

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空中太一宮使

上柱國王

薦

題蓋

公諱景脩字伯永其先代州鴈門人自崇韜事後唐莊宗

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焜耀一時因家于汲公六代祖仲
賢徙居河朔 宋興又徙居汶故子孫為汶人曾祖諱
義方舉三傳兩貢禮部行義修索鄉里矜式粗諱用誠恬
晦不耀父諱琳贈左屯衛大將軍十歲而孤二弟方幼毛
衛撫養過於而生公長志以家貲與之其自奉甚約裕以
也娶宗氏贈永嘉郡太君屯衛與永嘉皆以公累贈也永
嘉生公公自三班借職積官公四方館使歷霸州阿翁寨
主延州膚施縣尉登州刀魚戰棹巡檢兼提舉沙門寨五
岳公事密州管界都巡檢使京東第五第六副將開封府
界第一河北京西第五涇原第六督知宣化軍火山軍階
州管勾公邊安撫司公事知趙州德順軍公少苦學有大
志始舉進士不利會朝廷方踵唐制復武舉故相國呂
公大防為河北轉運使公以而不為文贊謁呂公愛其文以
公應 詔熙寧六年中本科第其在阿翁寨日寨瀕界河
城隍久不治邊日幸南北通好備禦不謹間有鼠竊當職
者習以為常恬不為慮公曰一障之間生聚兩賴忍坐視
其被害邪即募兵民樂從者更代役之以治郭郭屬秋濱
環城無燥地寨宇有蔬圃得賞頗厚公即壞之取土以辦
會安公素察訪本道見公而治壁壘完整知兵民樂輸而
不勞遂列其事以聞而安撫聞君驕橫行部見公抗直不
屈誣呂生事公曰寨城之制圖籍具在今增不踰舊非生
事也閭理屈而心尤豈初公在膚施朝廷方興西師征
賦調度吏倚法侵民會吏以病害延帥沈公括知公才俾
攝邑事公躬接籍以稽人民周知其名而輕重施舍一隨
其力故民不煩而事集元豐四年從种公誇拓地至宋脂
而城峻勢不可攻謀報我主迷牙頭將總鐵騎三萬以援

山左宋 郡景情

米脂塊者報以為然公請問言曰今吾軍遠來利於速戰
迺頓兵堅城之下日久未拔饋餉將不繼士氣不振今強
敵在前若一鼓而破則米脂可傳檄而下第玉師小郤
前有強敵後有堅城或賊以輕騎阻吾報道則事危慮矣
今元帥威望素著信賞必罰不宜自重不狃履危陵險請
令公麾下千人自山背轉而上假為公以替戰則諸軍莫
敢不用命种公然其計公至則坐胡床指麾諸軍望之以
謂真種公也短兵馳擊毫不昌一當十者然賊焰方熾王
師自已公午未利公曰危矣即以所領精兵千騎馳下擊
其中堅公身先士卒手刃二巨酋諸將乘之賊兵大潰尸
相枕藉無定河水為之頽公晚諸部獻馘種宣言曰微郭
侯幾敗大事米脂偽守知單弱無援即日乞降种曰果若
公言特 詔授公左侍禁公拜命往謝種勞之曰賞心是
耶我且入對當西陳公米脂奇功僉种病卒賞遂不行
公恬淡不較人服其賢登州沙門島寨在海洲中其囚皆
四方惡少分隸五島島置戍卒百人錮守當職者常懼其
衆且悍而難制得鐵過則文改其罪而置於法又諸島卒
長任私意專殺即詐以病死稱寨官不復省察公乞歟曰
凶徒雖不足惜然 朝廷既貸其死而復殺之則不亦累
吾君好生之德乎迺移文諸島凡囚有罪必先具款
以報公親加按覆有疾者亦以疾報而隸遣醫治之以布
全所失免寡為殿最而賞罰之自是訖公歲滿莫敢專殺
賴以全活者甚衆公為京东守六副將出戍熙河經略使
范公育一見而奇之先是育遣本道錄轄郝貴護軍城蘭
州烽障版築踰期不集督令公代責都統諸軍始諸將以
公素人安且早易之公既至乃申嚴約束責以期會將佐

惶恐相戒勿犯凡三日而城成馳驛以報。育稱薦于朝而賞之。府畿兵多市人游惰不習武事。公料簡之咸別其勇怯勤怠而勸沮之汰其不任征役者百餘人。由是一軍歸為精銳。詔聖四年涇原城靈平平夏二城。公即本道第六將爲行營中軍將帥。臣章公案。俾公預議軍事。功未半會夏固左右廂監軍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等以全軍十餘萬撓築兵皆六州精銳。公說護軍种朴曰：「夏人剽悍今空國而來宜持重以待之。」朴迺諭之子雅知公深沉有謀用公之說。遂破賊。以功遷秩。火山軍擾黃河東岸當西北二虜之衝。每歲河將水常屯重兵以備虜寇。軍舊安遼帥諸將人自負長莫知適從公患之。曰：「若虜騎潛出我軍雖衆而號令不一必敗事矣。」公即建言請擇主將。朝廷因命公爲河內統將。由是軍政出于一而事罔不濟。矧人舊有開

山左宋郭景修

布在久良津。津距界壕四十里。朔人忽生事謂北客賚貨入市有歷時不返國者。偏頭村附近北界商賈交易。朝夕往返。請遷榷場於偏頭村。公即移書經略使孫公覽言。國家自景德與契丹盟疆場之事。皆有誓約南北守之且百年。今聞欲遷開市事。雖甚微而虜人背盟自此始矣。今苟從其小。將以啞其大。薰雲朔百頃皆仰中國苟絕之。大為我利。會有旨。閉久良。榷場公即下令遏絕。有神勇軍士爲邊候。縱北客私易公厲得實。黜流遠方。自是無敢犯者。晉地狹賦薄。漕司常仰市米以佐軍儲。歲載麌粟以入。久良。肆無慮數十萬斛。市易既絕而飛挽稍匱。掌漕計者密說公。請寬邊禁。公曰：「我知奉詔。曷尔不知其害。元符三年北虜嘗夜入漢界。巡檢何確手射賊殺百人。賊迺去。郡守與確有仇者誣以貪功。生事言於奉歸帥林。安撫種朴於一工城。皆倚七族。以得志。崇寧二年王師再

公希請正軍法。帥然其說。確見公泣曰：「遂落仇人手。公慰諭之曰：「第安處必有為君明辯者。」公即上書抵訛。曰：「羣寇夜出於不意。邊民將血賊齒。確一營捕吏。尔有衆不滿百躬。犯鋒鏑能以寡擊衆。沮遏賊勢。方當第功。論賞仇人欲擠之死地。苟不察其實而亟加以罪。適足以挫忠勇之士。誰復為朝廷履行陣而効死力者乎。」帥大悟。確遂獲免。公於確有再造恩。而絕口不以語。確階州並邊風俗尚武。人不知學。夫子廟像僅存。不庇風雨。公下車首興庠序之教。呂州掾孫逸領學事。誘民之秀者。俾就學。唱之於是州人之子弟。靡然向風。馴服教法。有沐泗之風。會常平司鬻戶絕田。公出俸買田。爲諸生廩給。其寮吏。與士民不率而樂從者甚衆。事將集。常平司以價不當。不許。即建言請賜田。詔從之。學者刻石以頌公德。崇寧二年秋。公當授

山左宋郭景修

破青唐種落不絕如綫惟七族負固不賓 詔公招來之
公久任階凡山川險易番俗情偽無不諳究即呼敏辨熟
羌巡檢厄道潘當兒精謂之曰今 天子神武英哲自
古未有偏師西征青唐破滅矧某尔七族若井蛙穴蟻其
能久跳梁乎扣能讎然効順當受厚賞安爾家苟尚執迷
阻兵負勢朝廷問罪飛將自天而下爾將各穴以處令
厖道潘等持檄徧諭之彼素聞公威望服其德義旬月之
間稍稍內附有厥吳族大人夢精止與公計事公引之同
席犒飲夢精者猶校而憚諸蕃皆嚴憚之公俯察之見衣
間介甲韓露佩刀公竊計曰是首疑我乎乃引入卧內屏
人慰勞其良苦親解衣以衣之為夷語謂之曰今結逋方
開示大信召來遠人爾既歸命何甲也我忍害爾乎我不
忍害爾爾忍刺我乎結逋華言云尊稱也夢精嗚咽流涕
再拜指天曰願呂氏報公與剽飲甚歡而罷約而父子歸
告諸部曰郭公精貫白日不可欺也為負此公當受重報
數月之間徵家族部大首領軍都斜四等以潘州降夢精
以邦州降墨州亦內附於是盡有三州之地幅員數千里
金銀銅鐵朱砂水銀坑冶一百八十餘所牛羊駝畜百萬
計公不折一矢傳檄而定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捷書既上
諸道上章稱賀 詔書褒諭授公西上閭門使管勾以邊
安撫司公事階置帥自公始公即建言請以諸部大人
夢精軍都斜四燕羅斯度等各補遙郡團練使充牛族都
巡檢使諸小族点火次第捕官充本族巡檢仍各賜心白
旗俾小大相制控厄西蕃一帶 詔皆從之公嘗聞邊吏
有以熱戶為生羌降而累賞者又漢蕃交會縱為箕斂謂
之打撲公切戒將吏當盡革此弊犯者當置之法未幾有

山左集 郭景脩

熟户掠征訴為浪梨族以降公疑之窮治得其詐狀命斬
以徇有廣濟軍戍兵邀降羌需求公即杖而流之自是秋
毫不犯蕃族安堵呼公為父崇寧三年冬十月 詔降羌
酋領皆入觀先是青唐偽主溪巴溫龍拔等收集散亡保
聚溪奇倚七族以謀窺故土有結氈者本浪梨人有衆萬
人世為董氈役屬非七族列常往來潘邦鬻茶馬以自給
七族歸附與結氈絕二寇患公為已不利至是聞諸部首
長皆詣闕遂約連衡乘閒入寇公先刺得其情時駐軍階
州峯貼峽寨距秦州十四驛公馳書以報帥胡公宗回
偶秦鳳諸將志戍熙河盡階兵伍有千餘人謀報賊且至
僚吏惶懼莫知為計公曰無恐吾仗忠信足以破賊公召
裨將曾宣出令曰彼衆我寡有輕我心當設伏以待之乃
選神臂弓五百伏於舊寨之左皆持滿以待需賊至則發
箭束既定迺徐胄定等曰尔當以輕騎挑戰轉鬪彼必以
我為怯僥引至舊寨隘道伏發則返擊之破之必矣公以
閭門通事舍人夏濟守城公輕裘以牙兵百人據烽臺親
督戰定等引軍與賊合戰定少却賊果以為怯遂大譟追
襲乞舊寨伏發賊軍潰定沒軍奮擊公親鼓之斬馘千計
牛羊稱是賊軍退保黑谷寺公謂幕中曰賊敗不即引去
其志豈小也後三日謀報賊益兵至數等公曰賊兵日益
而孤軍傷殘之餘胄守中流矢病甚不可與爭鋒當嬰城
固守待其師老則可圖也後一日賊兵環城公引將佐等
登城視敵見其鎧仗鮮明幟幢蔽野極目望之不窮莫知
其數少頃薄城矢石攻擊如雨守陴者皆股栗公飲食起
居自吳公曰峯貼至階二百里賊長驅一昔乃至吾腹心
之患也迺選健騎之士數百開門披城與賊相射日數十

接常若歷戰狀賊疑戒嚴以待故不敢縱兵四掠階城獲全賊既屢攻城死傷益甚凡七日夜遁先是峰貼峽寨井久湮滌嘗引山泉入城賊乞則斷水泉公令積繩於市令曰以一繩易一斗水人爭潰井一日之間水泉清潔是用始賊至室水實意謂可空因王師公命貯水二十噚以貽賊曰恐爾乏水舉以相贈賊惶駭以為極方孤城陷於重圍中援兵不至士氣銷弱瘡病者公親為傳藥手啖飲食公嘗求救於洮東安撫司請以奇兵由丙丁谷抄賊歸路佯許之而軍不踰境事平朝廷命陞一官與公之子偉公不與也公建言目不絶乘機殄滅群醜口將誰執特士身冒矢石効死以立功加優恩於是曹定進三官仍為遙郡刺史其餘將吏第功有差其謙厚不伐推功與人如此公以峰貼城圍周四百步高不及三尋幾而賊所破乃

山左宋韋景

增築及廣東城浚池積石雄筈諸邊公上言諸羌內附距漢界遠阻他日撫御失宜邊隙易開非長久策且其地廣多腴田寶貨而聚請先城壘州及四城呂控降羌而備邦二州更俟歲月漸謀興築請以七族大首領分隸三州州置蕃兵將以統之使之漸循漢法革其狠心且降羌地衆彼之而耕饋十之二既城之後勸課蕃漢雜耕其中兼可招通西南夷夷狄之俗非茶不生歲得蜀茶數萬斤充皆易則軍有餘粟不仰漕運又請於疊州置銀湯錢監等務以通商賈百貨於西南別為一都會因圖其山川形勢以上詔許先築疊州崇寧四年閏二月己丑師徒僉於峰貼將舉事會湟中有警甚急詔公分兵赴援築事口河湟解嚴乃議待命某歲公屢抗章請如前議不報二月甲子詔班師公歎曰大利垂成而罷天也疊州有五角山

世傳產銅甚廣命工鑿山跨月而功不就公親作文以祭

之晏夕山推而銅礦出其精誠昭答如此秋七月境內大雨連旬不解白江水泛溢衝城東南隅且決其勢湍惡公躬登城暴露晝夜調兵夫發禁旅以捍水城廻完水去公爲長堤以制水階民曰非公其為無州有葬民自稱有神能知人禍福以惑衆公出遇之不避令吏執付獄得其姦狀杖羈他州公守階六年歲常登皆仁化而改老幼愛公如父母不忍欺為立生祠口事之公久去松楸以病請散地口詔公入覲父老捨公泣信宿不得行公陞對天顏溫穆撫諭疊後語及招納事公稱謝曰皆下之德將佑之功也命之守趙條北邊十餘事口上嘉納特除公東上閭門使趙接西山與太行通自昔多戎必有白晝持梃剽掠者莫敢誰何公下令鄉郭令鄰里互相保任厚賞口捕命卒收盜絕民安趙當信使往來之衝縣猾吏因治道路而姦公下令曰俟邊人至惟則興役猶足集事民賴其賜二年八月以入口需澤遷四方館使賊徒李免等百人起平定軍轉西山入趙境公傳檄屬縣發官軍併力追捕而賊匿於山林恃險遮阻以狃狹隘軍不能成列猶斬級四五賊北去朝廷以賊而徑厯悉加重責公亦罷免仍按罪呂聞已而有旨獨擇公議者以謂非簡在聖衷未易效也徒德順時方暑伏公聞命即行雖中暎力疾以馳赴治未幾徒鎮戎公病已革不能出拜時方會一路兵夫廣懷德軍城方屬秋霖久公念戍役之勞猶憂形於色而忘其疾痛也臨終神色不亂以遺令授子孫以忠孝而本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終于軍

度喜愠不形於色十歲遭永嘉喪毀瘠杖乃能行內治閨門外治官府未嘗厲聲色而下莫不趨走承命而已必以誅姦惡撫善良為先其後政雖尚簡易而事無不舉至於聽訟必雍容委曲以察其情偽故裁決必當御羌夷呂思信州帑供餽必損長貳數以均寮吏人以為難其爲人白首一節雖登顯仕自奉奉兄弟士平居屏遠聲色惟以書史自娛雖在軍旅中講誦不廢世稱儒將其用兵行師料敵制勝皆中機會故未嘗不捷其好賢樂善振孤恤貧誠心不欺根於天成上嗣位之初守臣例得遣子弟以方物入貢補官時公二子未仕公以族姓既孤而貧乃令押貢物俾先被一命有睢陽許通者父死子官不能歸者二十年隊將白琪巡檢張構死不能殮乞鬻兒女公皆罄不有以濟之咸得歸葬陝州監茶場郭子以上書狂妄

罪當逮寃公哀其母老調其行允至誠篤於親舊赴人急難者類多似此熙寧中公舉武科將試祕閣故事先較騎射於馬軍司以定取黜會故相國王公禹玉秉鈞其弟倩玉雅與公遊善通遇之京師相見握手歡甚謂公曰馬軍賈夢廸吾家門人試有期幸先示報當密達公之名萬俟相遺理公雖愧謝竟不往謁元豐中公之從種公諱軍也或勸公帝級以固賞曰人皆為之何獨異也公辭以君父不可欺大觀初年公將陸對閭門前期例取脚色吏聞公舉將有元祐大臣若劉公摯蘇公軾吏白請除之公不許吏曰公舉將幾二百中多名臣無乃自累乎公曰其忠誠不欺舉類是公自始從仕未嘗輒干進常曰進退有義窮達有命安得僥倖邪晚節尤倦游屢乞官祠

朝廷方賴公每請皆寢而不報武都之功世稱俊偉每權貴至察吏咸請公豐餽以廣譽公曰吾仰俯安愧足矣庫物皆出民力上付我以撫夷狄豈得而私用之由是忤貴權爭出力以沮毀故賞不極功材不盡用知者欵息公德行光懿慕人之耳目者雖布兒里媪皆能道之娶劉氏封榮德縣君生三男二女再娶程氏封嘉興縣君長子蚤世次曰傳右班殿直次曰偉左班殿直偉以公帥階嘗掌機宜女之長者適進士董東成次適進士王彥輝孫男二人長曰三省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幼一人尚幼其孤將以大觀四年閏八月戊申葬公於鄆州湏城縣廬泉鄉鄆上里焦村之原前期以故吏孫逆所狀行求銘于余余為齊學教授日公為京东第六將駐軍於齊從公之遊且久辱公之知焉深義不敢辭乃為之銘曰

山左朱某景齋

猗蔡郭公文武兼美雖屬豪傑終學詩禮
料事之明龜卜莫比赴敵之勇鷹揚是擬
何以決勝知彼知此何以用衆以角以掎
何遠之懷□不貳公在武都七族方肆
拂交青唐阻兵怙勢輔車相依凶虐是恣
誓以威靈論以德意握手交歡披□相示
彼乃屈膝爭獻其地一矢不折千里自攻
有勞不伐惟上而記時乃疇庸既榮以位
宜壽而康胡奪之巫嗣熾而昌方顯報施
銘呂昭之傳于萬世

張濤平周舉刊

李遠墓誌
高二尺四寸八分廣二尺七寸四字正書

宋故李君墓誌銘

文林郎充瀘州州學教授胡松年撰

通直郎充大晟府按協聲律王楚篆蓋

書

士有能自植立者雖不暴白於功名富貴而嗜詩書事筆研潛心師古聖賢以所得道理推而信於朋友睦於兄弟仁於鄉黨事略不掛眼人皆奇之及學綴文詞語多自幽臆嘗曰為文不難患弗種學耳乃盡閱諸子百家涵養日大以肆尤長研極義理人有思弗得者多所警悟一時研席之行於閨門便後世子孫允蹈乃事吾知其無憾也君諱遠字致遠累世為昌樂人曾祖諱守則祖諱吉父諱文皆不獲仕君方在母而父卒生六歲日誦數百言羣兒戲友莫不服其該賞其明聞從此籍甚矣叔之子習者亦蚤孤惻不務學每曰吾兄弟皆孤不克力學何以起家復使從師既終祖母喪乃歛出分君以田園蓄蓄倍與之議者多其人所難能輕財好施不喜多積有餘即賙急難曾無吝色凡孤無所依貧不能養者皆仰以給勿間不疏戚也平居不妄言必中法度事無巨細咸有條理傑隸不敢以欺娶孫氏大有賢德事其姑孝德著聞閭內之事倚以塾甫生二女蚤卒一子曰丕賢書其為人能自修整余嘗愛之一日造門有請曰先父不幸業進士終不得一試於有司享年止二十五元祐三年五月六日以疾終於家後二十八年先妣又亡此人子之所悲悼無窮極也卜以政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含葬於昌樂縣東文鄉孝陵里敢求銘之使狀其行事乃為銘

學師古人而不見於為政豈才之寃兮季未及壯而造物者遽負以去實命之窮兮天道之是耶非耶人孰得而識兮有子克似而聲譽早聞意者謂將以此報兮

光緒太平續志卷之八

古蹟志上

石刻

釋迦如來孳生舍利合款文

(清) 王棻等纂

〔光緒〕太平續志

佛道 崇甯元年大歲下元壬午九月初六日戊子

光緒太平續志

卷之八 古蹟 石刻

永記 右正面文

內口弟子陳二十七娘捨金作瓶盛貯外琉璃瓶
貯

釋迦如來孳生舍利女弟子鄭五娘捨銀二兩作合
盛貯 右蓋款文

右舍利合在溫嶺街謝氏家蓋高四寸八分廣六
寸四分面高七寸三分廣七寸九分剝頭文在正
面十三行嚴下泐二字佛道提行款題蓋上五行
首行內下泐一字釋迦行中寫提一格字倍大左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右各空一行

案千佛寶塔在溫嶺崇信寺宋時建光緒二年六月大風圮塔頂有石合合內貯金瓶瓶內貯水完滿如故爲謝氏工人所得謝氏以錢十貫易之藏於家石合及蓋高廣詳上金瓶體圓口歛重二錢三分有蓋蓋上有火焰文五支瓶體四圍作纓絡文

光緒井研志卷十六

志十六

金石一

宋潘武惠祠堂獎諭詔碑存

初平巨寇顯立殊庸倅茲凋敝之餘諒費撫安之術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右鄭王下廣南獎諭詔未錄開
印一缺數祠堂之陰終缺相屬工
象乃得其全於歸寂之後字祠堂之陰終缺相屬工
先父慈容全蜀畫工盡其力不能得彷彿昨日所缺繪
缺潘缺按潘字另行
書名已成役

按碑文係正書後係碑陰草書高二尺寬三尺有奇
在縣治東十二里釣鼈山巔光緒十五年己丑夏山
光緒井研志

志六金石一

卷十六

下居民程大吉家掘土得之末鐫閒寶印記一碑陰
潘字尚隱約可辨土人不知何年物生員吳嘉讓以
史證之定爲潘美祠堂碑其陰當爲美從孫夙所署
名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潘美
爲貴州道兵馬行營都部署四年春二月己丑潘美
克徐州併鄆鎧廣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二
百六十三太祖下詔獎諭當在是時其子孫以美仰
平南漢助居第一故全錄詔旨以示褒寵也美官至
檢校太師并州都部署韓國公卒贈中書令謚武惠
事具宋史本傳其封鄭王則在真宗冊封章懷皇后

時據后妃傳后蓋美第八女也然美傳云子惟熙娶秦王女惟熙二字衍文女卽章懷皇后按后薨在端拱二年距生開寶二年年二十一宋初秦王有二皇弟廷美一太祖次子德芳廷美以太宗雍熙元年卒年三十八以后生平計之廷美年二十一不應卽有外孫德芳以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薨年二十三時僅十歲其誤更不待辨或疑秦王廷美曾貶涪陵爲惟熙婦翁因此入蜀遂立祠頌功德然廷美遭貶斥美時尚存於碑文先父之稱不合今考宋史潘夙傳云夙鄭王美從孫仁宗天聖中上書言時政授仁壽主簿

光緒井研志
志十六金石一
卷十六
按三字隸古文橫書徑二尺許字畫少遒勁氣亦無年代名氏然洞中多缺惟名字齟蝕不甚了晰良可悼歎山巔有寺曰福泉義當取此此鄉程氏子孫至今尤繁然譜牒不可復考矣

聚仙洞石額存無年月



按三字隸古文橫書徑二尺許字畫少遒勁氣亦無年代名氏然洞中多缺惟名字齟蝕不甚了晰良可悼歎山巔有寺曰福泉義當取此此鄉程氏子孫至今尤繁然譜牒不可復考矣

淳熙二年遷葬口五郎碑存

宋時碑此額疑亦當時鐫刻

光緒井研志
志十六金石一
卷十六

按三字隸古文橫書徑二尺許字畫少遒勁氣亦無年代名氏然洞中多缺惟名字齟蝕不甚了晰良可悼歎山巔有寺曰福泉義當取此此鄉程氏子孫至今尤繁然譜牒不可復考矣

夏日立石記耳

嘉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因觀行宣慈井邀程南董秀才同看石龕書此以記縣令馬欽題行在今治南二十里千佛寺大佛龕左側石壁長二尺許寬二寸五分題名凡三行自左而右井在龕下大

宣慈井石龕題名存
今仁壽志官師傳有夙名其時美以元勳國戚侑食太廟詔天下皆得祠祀井研與仁壽比隣立廟於此宜矣美子遊歷夙任夙來與祭而立石誌事理或然也別得古銅鏡一石爐一龕位礎柱之屬琢鏤頗工居人吳其昌陳安龍爲募葺小祠焉

石高二尺寬三尺許書凡七行在今縣東四十里觀音灘古寺中光緒二十年邑人吳嘉讓董天成任測量輿地之役假宿於此老僧用以支牀且數十年矣拭土滌觀知爲南宋碑然齟蝕久損其一角故其姓

氏不詳顯明顯文不以科名顯舊志無可考其遷葬
之日月距卒時凡三十二年五郎當爲北宋時人井
研在宋疆域廣狹無明徵此碑稱東霖鄉今已全割
隸仁壽而舊名尙未更易惟霖作林則知宋代井研所轄
兼有今仁壽東霖境尤始建廢入井研一確證也碑
今移藏廖某家